資治通鑑/卷14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四十一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四十二 齊紀八

► 卷一百四十三

屠維單閼，一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42卷

【齊紀八】　屠維單閼，一年。

東昏侯上永元元年（己卯，公元四九九年）

春，正月，戊寅朔，大赦，改元。

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等軍四萬擊魏，欲復雍州諸郡；癸未，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。

乙酉，魏主發鄴。

辛卯，帝祀南郊。

戊戌，魏主至洛陽，過李沖家。時臥疾，望之而泣；見留守官，語及沖，輒流涕。

魏主謂任城王澄曰：「朕離京以來，舊俗少變不？」對曰：「聖化日新。」帝曰：「朕

入城，見車上婦人猶戴帽、著小襖，何謂日新！」對曰：「著者少，不著者多。」帝曰；「任城，此何言也！必欲使滿城盡著邪！」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。

甲辰，魏大赦。魏主之幸鄴也，李彪迎拜於鄴南，且謝罪。帝曰：「朕欲用卿，恩李僕射而止。」慰而遣之。會御史台令史龍文觀告：「太子恂被收之日，有手書自理，彪不以聞。」尚書表收彪赴洛陽。帝以為彪必不然；以牛車散載詣洛陽，會赦，得免。

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。

二月，辛亥，魏以咸陽王禧為太尉。

魏主連年在外，馮后私於宦官高菩薩。及帝在懸瓠病篤，后益肆意無所憚，中常侍雙蒙等為之心腹。

彭城公主為宋王劉昶之婦，寡居。后為其母弟北平公馮夙求婚，帝許之；公主不願，後強之。公主密與家僮冒雨詣懸瓠，訴於帝，且具道后所為。帝疑而秘之。后聞之，始懼。陰與母常氏使女巫厭禱，曰：「帝疾若不起，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者，當賞報不貲。」

帝還洛，收高菩薩、雙蒙等，案問，具伏。帝在含溫室，夜引后入，賜坐東楹，去御榻二丈餘，命菩薩等陳狀。既而召彭城王勰、北海王詳入坐，曰：「昔為汝嫂，今是路人，但入勿避！」又曰：「此嫗欲手刃吾脅！吾以文明太后家女，不能廢，但虛置宮中，有心庶能自死；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。」二王出，賜后辭訣；后再拜，稽首涕泣。入居後宮。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，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。

初，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。熙有三女，二為皇后，一為左昭儀，由是馮氏貴寵冠群臣，賞賜累巨萬。公主生二子：「誕、修。熙為太保，誕為司徒，修為侍中、尚書，庶子聿為黃門郎。黃門侍郎崔光與聿同直，謂聿曰：「君家富貴太盛，終必衰敗。」聿曰：「我家何所負，而君無諒詛我！」光曰：「不然。物盛必衰，此天地之常理。若以古事推之，不可不慎。」後歲餘而修敗。修性浮競，誕屢戒之，不悛，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。修由是恨誕，求藥，使誕左右毒之。事覺，帝欲誅之，誕自引咎，懇乞其生。帝亦以其父老，杖修百餘，黜為平城民。及誕、熙繼卒，幽后尋廢，聿亦擯棄，馮氏遂衰。

癸亥，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。

陳顯達與魏元英戰，屢破之。攻馬圈城四十日，城中食盡，啖死人肉及樹皮。癸酉，魏人突圍走，斬獲千計。顯達入城，將士競取城中絹，遂不窮追。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鄉，拔之。

魏主謂任城王澄曰：「顯達侵擾，朕不親行，無以制之。」三月，庚辰，魏主發洛陽，命於烈居守，以右衛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，攝七兵事以佐之。弁精勤吏治，恩遇亞於李沖。

癸未，魏主至梁城。崔慧景攻魏順陽，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；甲申，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。

自魏主有疾，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，晝夜不離左右，飲食必先嘗而後進，蓬首垢面，衣不解帶。帝久疾多忿，近侍失指，動欲誅斬。勰承顏伺間，多所匡救。

丙戌，以勰為使持節、都督中外諸軍事。勰辭曰：「臣侍疾無暇，安能治軍！願更請一王，使總軍要，臣得專心醫藥。」帝曰：「侍疾、治軍，皆憑於汝。吾病如此，深慮不濟；安六軍、保社稷者，捨汝而誰！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！」

丁酉，魏主至馬圈，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，邀齊兵歸路。嘉，建之子也。

陳顯達引兵渡水西，據鷹子山築城；人情沮恐，與魏戰，屢敗。魏武衛將軍元嵩免胄陷陳，將士隨之，齊兵大敗。嵩，澄之弟也。

戊戌，夜，軍主崔恭祖、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，數人擔之，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。己亥，魏收顯達軍資億計，班賜將士，追奔至漢水而還。左軍將軍張千戰死，士卒死者三萬餘人。

顯達之北伐，軍入沔均口。廣平馮道根說顯達曰：「沔均水迅急，易進難退；魏若守隘，則首尾俱急。不如悉棄船於鄧城，陸道步進，列營相次，鼓行而前，破之必矣。」顯達不從。道根以私屬從軍，及顯達夜走，軍人不知山路，道根每及險要，輒停馬指示之，

眾賴以全。詔以道根為汐均口戍副。顯達素有威名，至是大損。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，顯達亦自表解職；皆不許，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。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。

庚子，魏主疾甚，北還，至谷塘原，謂司徒勰曰：「後宮久乖陰德，吾死之後，可賜自盡，葬以后禮，庶免馮門之丑。」又曰：「吾病益惡，殆必不起。雖摧破顯達，而天下未平，嗣子幼弱，社稷所倚，唯在於汝。霍子孟、諸葛孔明以異姓受顧托，況汝親賢，可不勉之！」勰泣曰：「布衣之士，猶為知己畢命；況臣托靈先帝，依陛下之末光乎！但臣以至親，久參機要，寵靈輝赫，海內莫及；所以敢受而不辭，正恃陛下日月之明，恕臣忘退之過耳。今復任以元宰，總握機政；震主之聲，取罪必矣。昔周公大聖，成王至明，猶不免疑，而況臣乎！如此，則陛下愛臣，更為未盡始終之美。」帝默然久之，曰：「詳思汝言，理實難奪。」乃手詔太子曰：「汝叔父勰，清規懋賞，與白雲俱潔；厭榮捨紱，以松竹為心。吾少與綢繆，未忍睽離。百年之後，其聽勰辭蟬捨冕，遂其沖挹之性。」以侍中、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為司空，鎮南將軍王肅為尚書令，鎮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為左僕射，尚書宋弁為吏部尚書，與侍中、太尉禧、尚書右僕射，尚書宋弁為吏部尚書，與侍中、太尉禧、尚書右僕射澄等六人輔政。

夏，四月，丙午朔，殂於谷塘原。高祖友愛諸弟，始終無間。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：「我後子孫解逅不肖，汝等觀望，可輔則輔之，不可輔則取之，勿為它人有也。」親任賢能，從善如流，精勤庶務，朝夕不倦。常曰：「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，推誠於物。能是二者，則胡、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。」用法雖嚴，於大臣無所容貸，然人有小過，常多闊略。嘗於食中得蟲，又左右進羹誤傷帝手，皆笑而赦之。天地五郊、宗廟二分之祭，未嘗不身親其禮。每出巡遊及用兵，有司奏修道路，帝輒曰：「粗修橋樑，通車馬而已，勿去草鏟令平也。」在淮南行兵，如在境內，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；或伐民樹以供軍用，皆留絹償之。宮室非不得已不修，衣弊，浣濯而服之，鞍勒用鐵木而已。幼多力善射，能以指彈碎羊骨，射禽獸無不命中；及年十五，遂不復畋獵。常謂史官曰：「時事不可以不直書。人君威福在己，無能制之者；若史策復不書其惡，將何所畏忌邪！」

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，以陳顯達去尚未遠，恐其覆相掩逼，乃秘不發喪，徙御臥輿，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。勰出入神色無異，奉膳，進藥，可決外奏，一如平日。數日，至宛城，夜，進臥輿於郡聽事，得加棺斂，還載臥輿內，外莫有知者。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征太子；密以凶問告留守於烈。烈處分行留，舉止無變。太子至魯陽，遇梓宮，乃發喪；丁巳，即位，大赦。

彭城王勰跪授遣敕數紙。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，密防之，而勰推誠盡禮，卒無間隙。咸陽王禧至魯陽，留城外以察其變。久之，乃入，謂勰曰：「汝此行不唯勤勞，亦實危險。」勰曰：「兄年長識高，故知有夷險；彥和握蛇騎虎，不覺艱難。」禧曰：「汝恨吾後至耳。」

勰等以高祖遺詔，賜馮后死。北海王詳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，后走呼，不肯飲，曰：「官豈有此，是諸王輩殺我耳！」整執持強之，乃飲藥而卒。喪至洛城南，咸陽王禧等知后審死，相視曰：「設無遺詔，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；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，殺我輩也！」謚曰幽皇后。

五月，癸亥，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。

丙申，魏葬孝文帝於長陵，廟號高祖。

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為相；勰屢陳遺旨，請遂素懷，帝對之悲慟。勰懇請不已，乃以勰為使持節、侍中、都督冀、定等七州諸軍事、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定州刺史。勰猶固辭，帝不許，乃之官。

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羈旅，位加己上，意頗不平。會齊人降者嚴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，澄輒禁止肅，表稱謀叛；案驗無實。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，免官還第，尋出為雍州刺史。

六月，戊辰，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，配饗高祖，增修舊塚，號終寧陵。追賜後父颺爵勃海公，謚曰敬，以其嫡孫猛襲爵；封後兄肇為平原公，肇弟顯為澄城公；三人同日受封。魏主素未識諸舅，始賜衣幘引見，皆惶懼失措；數日之間，富貴赫奕。

秋，八月，戊申，魏用高祖遺詔，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。

帝自在東宮，不好學，唯嬉戲無度；性重澀少言。及即位，不與朝士相接，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、應敕等。

是時，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、尚書令徐孝嗣、右僕射江祏、右將軍蕭坦之、侍中江祀，衛尉劉暄更直內省，分日帖敕。雍州刺史蕭衍聞之，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：「

一國三公猶不堪，況六貴同朝，勢必相圖，亂將作矣。避禍圖福，無如此州，但諸弟在都，恐罹世患，當更與益州圖之耳。」乃密與弘策修武備，它人皆不得預謀。招聚驍勇以萬數，多伐材竹，沉之檀溪，積茅如岡阜，皆不之用。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，亦私具櫓數百張。先是，僧珍為羽林監，徐孝嗣欲引置其府，僧珍知孝嗣不能久，固求從衍。是時，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，仍行郢州事，衍使弘策說懿曰：「今六貴比肩，人自畫敕，爭權睚眥，理相圖滅。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，媟近左右，慓輕忍虐，安肯委政諸公，虛坐主諾！嫌忌積久，必大行誅戮。始安欲為趙王倫，形跡已見；然性猜量狹，徒為禍階。蕭坦之忌克陵人，徐孝嗣聽人穿鼻，江祏無斷，劉暄闇弱；一朝禍發，中外土崩，吾兄弟幸守外藩，宜為身計；及今猜防未生，當悉召諸弟，恐異時拔足無路矣。郢州控帶荊、湘，雍州士馬精強，世治則竭誠本朝，世亂則足以匡濟；與時進退，此萬全之策也。若不早圖，後悔無及。」弘策又自說懿曰：「以卿兄弟英武，天下無敵，據郢、雍二州，為百姓請命，廢昏立明，易於反掌，此桓、文之業也。勿為豎子所欺，取笑身後。雍州揣之已熟，願善圖之！」懿不從。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郎外兵參軍儋至襄陽。

初，高宗雖顧命群公，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。二江更直殿內，動止關之。帝稍欲行意，徐孝嗣不能奪，蕭坦之時有異同，而祏執制堅確，帝深忿之。帝左右會稽茹法珍、吳興梅蟲兒等，為帝所委任，祏常裁折之，法珍等切齒。徐都嗣謂祏曰：「主上稍有異同，詎可盡相乖反！」祏曰：「但以見付，必無所憂。」

帝失德浸彰，祏議廢帝，立江夏王寶玄。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，執事過刻。有人獻馬，寶玄欲觀之，暄曰：「馬何用觀！」妃索煮肫，帳下咨暄，暄曰：「旦已煮鵝，不煩復此。」寶玄恚曰：「舅殊無渭陽情。」暄由是忌寶玄，不同祏議，更欲立建安王寶寅。祏密謀於始安王遙光，遙光自以年長，意欲自取，以微旨動祏。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，勸祏立遙光。祏意回惑，以問蕭坦之。坦之時居母喪，起復為領軍將軍，謂祏曰：「明帝立，已非次，天下至今不服。若復為此，恐四主瓦解，我期不敢言耳。」遂還宅行喪。

祏、祀密謂吏部郎謝朓曰：「江夏年少，脫不堪負荷，豈可復行廢立！始安年長，入纂不乖物望。非以此要富貴，政是求安國家耳。」遙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祏密緻意於祏，欲引以為黨，祏不答。頃之，遙光以朓兼知衛尉事，朓懼，即以祏謀告太子右衛率左興盛，興盛不敢發。朓又說劉暄曰：「始安一旦南面，則劉渢、劉晏居卿今地，但以卿為反覆人耳。」晏者，遙光城局參軍也。暄陽驚，馳告遙光及祏。遙光欲出朓為東陽郡，朓常輕祏，祏尉議除之。遙光乃收朓付廷尉，與孝嗣、祏、暄等連名啟「朓扇動內

外，妄貶乘輿，竊論宮禁，間謗親賢，輕議朝宰。」朓遂死獄中。

暄以遙光若立，己失元舅之尊，不肯同祏議；故祏遲疑久不決。遙光大怒，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。曇慶見暄部伍多，不敢發；暄覺之，遂發祏謀，帝命收祏兄弟。時祀直內殿，疑有異，遣信報祏曰：「劉暄似有異謀。今作何計？」祏曰：「政當靜以鎮之。」俄有詔召祏入見，停中書省。初，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，祏執不與；帝使文曠取祏，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：「復能奪我封不！」並弟祀皆死。劉暄聞祏等死，眠中大驚，投出戶外，問左右：「收至未？」良久，意定，還坐，大悲曰：「不念江，行自痛也！」

帝自是無所忌憚，益得自恣，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戲馬。常以五更就寢，至晡乃起。群臣節、朔朝見，晡後方前，或際暗遣出。台閣案奏，月數十日乃報，或不知所在；宦者以裹魚肉還家，並是五省黃案。帝常習騎致適，顧謂左右曰：「江祏常禁吾乘馬；小子若在，吾豈能得此！」因問：「祏親戚餘誰？」對曰：「江祥今在冶。」帝於馬上作敕，賜祥死。

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，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，使遙欣自江陵引兵急下，刻期將發，而遙欣病卒。江祏被誅，帝召遙光入殿，告以祏罪，遙光懼，還省，即陽狂號哭，遂稱疾不復入台。

先是，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，其部曲皆歸遙光。及遙欣喪還，停東府前渚，荊州眾力送者甚盛。帝既誅二江，慮遙光不自安，欲遷為司徒，使還第，召入諭旨。遙光恐見殺，乙卯晡時，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，召劉渢、劉晏等謀舉兵，以討劉暄為名。

夜，遣數百人破東冶，出囚，於尚方取仗。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，歷生隨信而至。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，遙光遣人掩取之，坦之露袒逾牆走向台。道逢游邏主顏端，執之，坦之告以遙光反，不信；自往詷問，知實，乃以馬與坦之，相隨入台。遙光又掩取尚書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，欲以為都督，會文季已入台。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台，輦荻燒城門，曰：「公但乘輿隨後，反掌可克！」遙光狐疑不敢出。天稍曉，遙光戎服出聽事，命上仗登城行賞賜。歷生復勸出軍，遙光不肯，冀台中自有變。及日出，台軍稍至。台中始聞亂，眾情惶惑；向曉，有詔召徐孝嗣，孝嗣入，人心乃安。左將軍沈聞變，馳入西掖門。或勸戎服，約曰：「台中方擾攘，見我戎服，或者謂同遙光。」乃朱衣而入。

丙辰，詔曲赦建康，中外戒嚴。徐孝嗣以下屯衛宮城，蕭坦之帥台軍討遙光。孝嗣內自

疑懼，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，欲與之共論世事，文季輒引以他辭，終不得及。蕭坦之屯湘宮寺，左興盛屯東籬門，鎮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。眾軍圍東城三面，燒司徒府。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，台軍屢敗，殺軍主桑天愛。遙光之起兵也，問咨議參軍蕭暢，暢正色不從。戊午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，詣台自歸，眾情大沮。暢，衍之弟；昭略，文季之兄子也。

己未，垣歷生從南門出戰，因棄槊降曹虎，虎命斬之。遙光大怒，於床上自踴，使殺歷生子。其晚，台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。至夜，城潰，遙光還小齋帳中，著衣帢坐，秉燭自照，令人反拒，齋閣皆重關，左右並逾屋散出。台軍主劉國寶等先入，遙光聞外兵至，滅燭扶匐床下。軍人排閣入，於暗中牽出，斬之。台軍入城，焚燒室屋且盡。劉渢走還家，為人所殺。荊州將潘紹聞遙光作亂，謀欲應之。西部郎司馬夏侯詳呼紹議事，因斬之，州府以安。

己巳，以徐孝嗣為司空；加沈文季鎮軍將軍，侍中、僕射如故；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、丹陽尹，右將軍如故；劉暄為領軍將軍；曹虎為散騎常侍、右衛將軍。皆賞平始安之功也。

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。陵，文季之族子也。時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，軍府事皆決於兼長史盧淵。淵知陵將叛，敕諸城潛為之備；屢以聞於魏朝，魏朝不聽。陵遂殺將佐，帥宿預之眾來奔，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。陵在邊歷年，陰結邊州豪傑。陵既叛，郡縣多捕送陵黨，淵皆撫而赦之，唯歸罪於陵，眾心乃安。閏月，丙子，立東陵公寶覽為始安王，奉靖王后。

以沈陵為北徐州刺史。

江祏等既敗，帝左右捉刀、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，時人謂之「刀敕」。蕭坦之剛很而專，嬖倖畏而憎之；遙光死二十餘日，帝遣延明主帥黃齊濟將兵圍坦之宅，殺之，並其子秘書郎賞。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太守，未發，坦之謂文濟曰：「從兄海陵宅故應無它。」文濟曰：「海陵宅在何處？」坦之以告。文濟白帝，帝仍遣收之。檢其家，至貧，唯有質錢貼數百，還以啟帝，原其死，系尚方。

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，帝曰：「暄是我舅，豈應有此？」直閣新蔡徐世標曰：「明帝乃武帝同堂，恩遇如此，猶滅武帝之後；舅焉可信邪！」遂殺之。

曹虎善於誘納，日食荒客常數百人。晚節吝嗇，罷雍州，有錢五千萬，它物稱是。帝疑虎舊將，且利其財，遂殺之。坦之、暄、虎所新除官，皆未及拜而死。

初，高宗臨殂，以降昌事戒帝曰：「作事不可在人後。」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，皆發於倉猝，決意無疑。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。

九月，丁未，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為南兗州刺史，征虜長史張沖為豫州刺史。

壬戌，以頻誅大臣，大赦。

丙戌，魏主謁長陵，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。皓奮衣將登，給事黃門侍郎無匡進諫，帝推之使下，皓失色而退。匡，新城之子也。

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，遂自驕恣，用刑嚴酷，蜀人怨之。是月，遣兵襲中水，不克。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，季連不能制。

枝江文忠公徐孝嗣，以文士不顯同異，故名位雖重，猶得久存。虎賁中郎將許准為孝嗣陳說事機，勸行廢立。孝嗣遲疑久之，謂必無用干戈之理；須帝出遊，閉城門，召百僚集議廢之。雖有此懷，終不能決。諸嬖倖亦稍憎之。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托老疾，不豫朝權，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：「叔父行年六十，為員外僕射，欲求自免，豈可得乎！」文季笑而不應。冬，十月，乙未，帝召孝嗣、文季、昭略入華林省。文季登車，顧曰：「此行恐往而不反。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，昭略怒，罵孝嗣曰：「廢昏立明，古今令典；宰相無才，致有今日！」以甌擲其面曰：「使作破面鬼！」孝嗣飲藥酒至斗餘，乃卒。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，況尚山陰公主，皆坐誅。昭略弟昭光聞收至，家人勸之逃。昭光不忍捨其母，入，執母手悲泣，收者殺之。昭光兄子曇亮逃，已得免，聞昭光死，歎曰：「家門屠滅，何以生為！」絕吭而死。

初，太尉陳顯達自以高、武舊將，當高宗之世，內懷危懼，深自貶損，常乘朽弊車，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。嘗侍宴，酒酣，啟高宗借枕，高宗令與之。顯達撫枕曰：「臣年衰老，富貴已足，唯欠枕枕死，特就陛下乞之。」高宗失色曰：「公醉矣！」顯達以年禮告退，高宗不許。及王敬則反，時顯達將兵拒魏，始安王遙光疑之，啟高宗欲追軍還；會敬則平，乃止。及帝即位，顯達彌不樂在建康。得江州。甚喜。嘗有疾，不令

治，既而自愈，意甚不悅。聞帝屢誅大臣，傳雲當遣兵襲江州，十一月，丙辰，顯達舉兵於尋陽，令長史庾弘遠等與朝貴書，數帝罪惡，云「欲奉建安王為主，須京塵一靜，西迎大駕。」

乙丑，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，督眾軍擊顯達；後軍將軍胡松、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；左衛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。

十二月，癸未，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為秦州刺史。

陳顯達發尋陽，敗胡松於採石，建康震恐。甲申，軍於新林，左興盛帥諸軍拒之。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，潛軍夜渡，襲宮城。乙酉，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，新亭諸軍聞之，奔還，宮城大駭，閉門設守。顯達執馬槊，從步兵數百，於西州前與台軍戰，再合，顯達大勝，手殺數人，槊折；台軍繼至，顯達不能抗，退走，至西州後，騎官趙潭注刺顯達，墜馬，斬之，諸子皆伏誅。長史庾弘遠，炳之之子也，斬於朱雀航。將刑，索帽著之，曰：「子路結纓，吾不可以不冠而死。」謂觀者曰：「吾非賊，乃是義兵，為諸軍請命耳。陳公太輕事；若用吾言，天下將免塗炭。」弘遠子子曜，抱父乞代命，並殺之。

帝既誅顯達，益自驕恣，漸出遊走，又不欲人見之；每出，先驅斥所過人家，唯置空宅。尉司擊鼓踢圍，鼓聲所聞，便應奔走，不暇衣履，犯禁者應手格殺。一月凡二十餘出，出輒不言定所，東西南北，無處不驅。常以三四更中，鼓聲四出，火光照天，幡戟橫路。士民喧走相隨，老小震驚，啼號塞道，處處禁斷，不知所過。四民廢業，樵蘇路斷，吉凶失時，乳婦寄產，或輿病棄屍，不得殯葬。巷陌懸幔為高鄣，置伏人防守，謂之「屏除」，亦謂之「長圍」。嘗至沈公城，有一婦人臨產，不去，因剖腹視其男女。又嘗至定林寺，有沙門老病不能去，藏草間；命左右射之，百箭俱發。帝有膂力，牽弓至三斛五斗。又好擔幢，白虎幢高七丈五尺，於齒上擔之，折齒不倦。自製擔幢校具，伎衣飾以金玉，侍衛滿側，逞諸變態，曾無愧色。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，常著織成褲褶，金薄帽，執七寶槊，急裝縛褲，凌冒雨雪，不避坑阱。馳騁渴乏，輒下馬，解取腰邊蠡器，酌水飲之，復上馬馳去。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，常以自隨。或於市側過親幸家，環回宛轉，周遍城邑。或出郊射雉，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，奔走往來，略不暇息。

王肅為魏制官品百司，皆如江南之制，凡九品，品各有二。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。祚清謹，重惜官位，每有銓授，雖得其人，必徘徊久，然後下筆，曰：「此人便已貴矣。」

人以是多怨之；然所用者無不稱職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